

请你 记住我

刘墨闻
著

我不认识你，但我记得你

remember
me

上海文艺出版社

请你记住我

刘墨闻
著

 上海文艺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请你记住我 / 刘墨闻著. -- 上海: 上海文艺出版社, 2018

ISBN 978-7-5321-6925-2

I. ①请… II. ①刘… III. ①长篇小说—中国—当代
IV. ①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(2018)第240957号

出版人: 陈征
责任编辑: 陈蕾
特约编辑: 来佳音
书籍设计: 郑力琿

书名: 请你记住我

作者: 刘墨闻

出版: 上海世纪出版集团 上海文艺出版社

地址: 上海市绍兴路7号 200020

发行: 果麦文化传媒股份有限公司

印刷: 河北鹏润印刷有限公司

开本: 880mm × 1230mm 1/32

印张: 9.75

字数: 225千字

印次: 2019年5月第1版, 2019年5月第1次印刷

印数: 1-15,000

ISBN: 978-7-5321-6925-2 / I · 5528

定价: 42.00元

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, 影响阅读, 请联系021—64386496调换。

以往的我们 无数次死过
来时的路上 我又撞碎陌生的我
赤诚的少年 自北往南
聪明的人都无功而返

——《望北》

目录

- | | | | |
|----------|----------|-----------|--------|
| 001… [一] | 附中 | 103… [九] | 校庆 |
| 012… [二] | 就这一条路 | 118… [十] | 自己走过去 |
| 024… [三] | 许桥 | 135… [十一] | 重新开始 |
| 037… [四] | 葬礼 | 146… [十二] | 活着就是坐牢 |
| 048… [五] | 第一场雪 | 158… [十三] | 造人 |
| 061… [六] | 失认症 | 177… [十四] | 老灵魂 |
| 076… [七] | 我是我自己的娱乐 | 190… [十五] | 这个世界 |
| 089… [八] | 让秋天先过去 | 203… [十六] | 走到最后 |

- 214… [十七] 我好想你
- 226… [十八] 秘密
- 239… [十九] 哪怕月亮已经残破
- 253… [二十] 你会变成你爱的人
- 269… [二十一] 名字是最不重要的
- 285… [二十二] 重逢

高三填报考志愿那天，学校中间的大铁门开了，因为家长们要来，可能学校也不想让他们看见自己孩子坐牢的样子。可他们忘了，有些门一旦关上，是永远也没办法再打开的，家长们也不曾见过自己的孩子如何度过绝望的一天，或许填报考志愿是个能让他们看见的机会。

学校为了避免高三年级压力过大，与其他年级有冲突，于是单独划出一片地，盖了栋楼给高三。拉上大铁门后，许多“跨级恋”的学生就只能隔着铁门见面，特别像探监。

尽管铁门打开了，我也不想去高三那边一探究竟，虽然下学期就高二了，离高三只差一步，我也不想那么早感受铁门以内的生活。很多高三的学生从大铁门里走出来，到学校的花坛边上、操场附近走走、坐坐，可能这样才会有上学的感觉。

我和猴子本来打算逃课的，刚走到操场上，远远看见操场墙边上一个貌似家长的阿姨，拿着厚厚的报考书使劲砸一个男生的脑袋，男生的眼镜都被打掉了，可他还是笑着。

我和猴子翻墙时听见了他们的对话。男生家长说：“你心满意足了？背着我报那么远的学校？学了个什么玩意来着？你自己知道你以后干啥吗？”

男生还在笑，不紧不慢地捡起眼镜，然后平静地回答：“学什么我不看重，重要的是远，越远越好。你们让我学医，报军校，只是满足你们自己的安全感。”

我坐在墙上看着他们，不能理解家长，也无法对男生感同身受。我妈生下我后就跟别人跑了，爷爷照顾了我几年也走了，我爸是个长途货车司机，一个月回来一次，每次只待两天，我不清楚这种被亲人摆布，是怎样一种感觉，有时听见他们的父母如此迫切地关心，反倒有些羡慕。

猴子看见我的表情，好像猜到了几分，他坐在墙上和我说：“让秋，很多时候我和这个男生一样，也和你一样，离父母远了会想他们，离得近了又会觉得压抑。远离时害怕，因为我无法独立活在这个世界上，靠近了觉得被束缚，心里挣扎又绝望。”

说完猴子跳下了墙，好像他很早就接受了这一切。我明白他的意思，但始终无法理解，我总想从别人身上获得答案，原因只是想和大家活得一样，渴望陪伴、关心，抱怨所有人都抱怨的，但我从小就知道，平凡很难，尤其是大家能看见的那些平凡的幸福，其实最难。

我跳下墙，追上猴子和他说，高三是不是快要离校了？

猴子说对，怎么了？

我有点不好意思，猴子是我最好的朋友，甚至可以说是唯一，如果我不需要秘密把他留住，又能用什么呢？因为我一无所有。我说没事，想高三离校的时候，去和许桥表白。

02

我还在念初中的时候，只要在马路上看见有人穿着附中的校服，通常会多留意几眼。看看是男孩还是女孩，高还是矮，好看还是丑。其他人也和我一样，因为附中的校服本就是一个身份的象征，他们是这个城市里最好的中学生。

我曾经也幻想过自己在那念书的样子，或者说只是想穿上那身校服，让别人多看自己几眼，享受别人私下的嘀咕和议论——附中的学

生，是个好孩子。然后从他们眼里获得赞许和肯定，哪怕我知道自己配不上。

小学毕业后，我爸就把我送进了私立初中，特别省事省心的那种学校，交了学费把孩子往这一放，每学期给四次钱，拿两次成绩单，打两遍孩子，开一次家长会。流程简单，好学易懂，而且这个学校有个特别动人的口号，一切为孩子着想，封闭斩断杂念。家长们也跟着自我感动起来，纷纷把孩子送进去关起来，然后在栅栏外面喊：“我这都是为了你好。”

通常这类初中学费都特别昂贵，好像通过花更多的钱，家长们更能坚定地认为自己是在为孩子付出。我爸把一沓钱放到校长桌子上的时候，校长看都没看我爸一眼，像一个提醒的开头，学校里的一切都跟钱有关，除了食宿费、书本费，还有桌椅板凳费，连考试都要交钱。

有个学生因为没交考试费，被老师拦在了考场外面，所以他那年的成绩垫底，被学校劝退。全校所有人在教学楼里看着那个学生走出校门，在校门口被自己父亲追着打，然后捡自己散落一地的书本。

我问身边的同学，他为什么不和家里人解释呢？家里人不听他的解释吗？没有人回答我，楼上所有人都沉默地看着，大伙都觉得像电影回放，这是每个人都经历过的事，他们和校门口的学生没什么差别。

我忽然想起小时候，身边都是比自己大的学生，老师提问我身后的大个孩子，那孩子答不上来，接着又提问我，我答上了。老师指着我寒碜大个孩子：“你看看人家那张嘴，人家年纪还比你小。”

下课了大个孩子领着自己的同伙把我围在角落里问：“以后还敢答吗？”

我说：“敢答。”

一个巴掌打下来，“还答吗？”

我说：“答。”

开始我占不到便宜，后来打架多了，大个孩子们也会吃亏，反倒经常挨我揍。

打了几次以后老师问：“他们怎么不找别人，偏找你呢？”

我答不上来，也不知道说什么，就像受了委屈，酝酿了一个孤独的开始。

然后老师又问：“下次还打架吗？”

我会斩钉截铁地回答：“打。”

老师摇摇头，让家长来一趟。我爸出车了，我爷爷来见老师，他也不理解为什么我总是打架，好像所有人站在世界的另一边，没给我解释的机会。从那时起我就知道，一个人如果固执或偏执，通常是因为没有被好好对待过。

我看着楼下被父亲追着打的孩子，攥紧了自己的拳头。大人说的未来和理想都太远，没人看见我们现在活成什么样，我不想再解释什么，只想抗拒。

在没有网络，没有篮球，甚至几乎没有娱乐的学校里，打架是唯一的发泄。我们经常从一个教室打到另一个教室，桌子腿、板凳、灯管，都成了武器，学校定期收一次，那时候老师踹一脚暖气片，都能掉下来两三个甩棍。

有时候我不知道为什么打，但我只是想打，拳头挥过去，力气用光了，心里就舒服了。我在毕业前的一次群架中受了伤，左手腕轻微骨折，养了将近一个月，还没痊愈就卸了夹板去打架。后来就养成了一个坏习惯，每次打架前，都会习惯性地摸摸左手腕，然后用力按几下，再招呼别人。

时间在拳头和手腕间悄悄流逝，我的中考成绩过了一类线不少分。这要归功于我爷爷，虽然他已经去世很久了，但他从把我送进学校那天起，就告诉我，如果不好好读书，就没办法长大，就不能和他一起去找我奶奶。

我太怕他像我妈一样一走了之，也怕他像我爸一样，对我不闻不问，所以只能学习，拼命记住老师教的一切。但我爷爷还是走了，在他

寻找我奶奶多年未果后，独自去了另一个地方。

我不知道他有没有和奶奶会合，也不确定他是否愿意离开我，只是再一次感觉自己被放弃。有时候学校放假我回到家里，冷清得只有家具年迈的咯吱声。我偶尔会给自己做顿饭，按照爷爷教的方法，做菜的时候不由得想，小时候爷爷教我做饭，是不是就是为了让我能自己照顾自己，然后他可以放心地走。

我的成绩虽然不错，但依然进不了附中，我爸像是为了弥补亏欠，拿了一大笔积蓄把我送进了附中。报到那天，我站在附中门口窄窄的马路边上往里看，身旁全是豪车和准备往里面扔钱的家长。

门口红榜贴着高考的捷报，排在前面的是被国外或香港名牌大学录取的骄子，清华北大紧随其后，接着一大批努力考过六百分的孩子没能有机会留个名，他们统一划在“超过六百分以上共XXX人”的数字里。一些复印的黑白通知书像宣判的告示，指引录取者应该走的人生，这张纸把他们从人生的这头送到另外一头，门口的家长们欢呼雀跃，但我总觉得他们欢呼并不是为了孩子。

附中的离校日，是高三学生默认的“狂欢节”，因为他们已经拿到了准考证，算不上学校的人，也还没有正式走向社会。恰恰是这个边缘的身份，仿佛让他们拥有了豁免权，开始为所欲为起来。

他们有的人骑着摩托在学校门口飞驰，有的人占领球场，不让学弟靠近，即使场上已经有人，他们也会清走。如果有人反抗，他们就一拥而上，像是中了圈套一般，有时我觉得他们清场并不是为了打球，而是希望对方反抗，让他们得以利用当天的身份发泄。

这是附中唯一让我熟悉的地方，我在许多高三学生的脸上，看见了自己曾经有过的表情，不知道为什么而打架，只是想打罢了。

但这一切，在我喜欢上许桥以后，变得不一样了，我的愤怒不见了，变得畏首畏尾，甚至不确定挑这样一天去和她表白，是不是在用愤怒来为自己壮胆。

但离校日的确是个好机会，很多人都在这一天表白，这是一年里，附中唯一丧失秩序的一天，每个学生都会好好把握。

有高三的女生对低年级的学弟说，我在大学等你。也有低年级的女

生对学长说，你可别再回来了。学校里全是人，到处跑，有的人寻找自己表白的对象，有的人打在一起。

我在人群里不断地寻找，距离闭校还有一个小时，现在是自由活动时间，她不在班里会在哪儿呢？如果我们有缘，终究可以遇见，我给自己打气，但即使没遇见，也不能说没缘分，只能说表白时机还不够好，我尝试安慰自己。

最后在高三的大铁门前，我遇见了她，许桥。她躲着人群，远远地看着艺术楼，听里面传出来的歌声。这是学生们在彩排，虽然成绩还没出来，学校却早就开始准备庆功会了，每年都是如此，这让我觉得老师之前说的千军万马独木桥等种种危机，都像每个人自己的笑话，和这个世界一点关系都没有。

我先是跟着许桥走了一会，她停在了艺术楼前，我哆哆嗦嗦地喊了她的名字，那是第一次叫她，紧张得中间还有停顿，许字出口，咽了口唾沫才喊出桥。

她先是一愣，回头看了看，好像没发现是我喊的，身边全是奔跑的人，太乱了，分不清是谁喊的。她茫然四顾的样子更好看，微微张开的嘴，四处张望的大眼睛像一泊流动的湖水，乌黑的刘海和长马尾被风撩起来。我忽然愧疚起来，好像自己瞧见了特别美好的东西，于是自惭形

秘。我的勇气也忽然来了，喜欢这样好的人，也是情理之中。

我又吞了口唾沫，挥了挥手，她看见了我，还是一脸茫然，然后把脸转过去了，就在那一刻，我大声说：“我喜欢你。”

像一无所有的人，马上交出的底牌。她肯定是听见了，但没有回头，而是慢慢向艺术楼走去，或许是我间隔太久了，她没意识到我是和她说的，我又喊了一声，许桥。

我有点心虚，声音不大，但她还是听见了，这次马上转了过来，站在艺术楼门口，看向我这边。而我站在人群里，因为紧张而面无表情，身边时而有人挡住我，时而又让开。

接着许桥向我走了过来，我当时特别紧张，手足无措起来，她一边走一边四处张望。我就在原地等着，好像那是人生中最漫长的一分钟。

可当她走到我面前时，只是看了我一眼，就从我身边走过去了，像不认识我一样。我们说过话，一起给厚平办过纪念仪式，我还帮助过她，即使她不愿意，为什么不能和我说话呢？

就在她走过我的那一刻，好像周围都被静了音，一切热闹都不再和我有关，我很难过，在原地站了很久。

这让我再次有了被抛弃的感觉，非常沮丧。猴子问我是什么时候开始喜欢许桥的，我也答不上来，也许是第一次见到她，也许是听过她唱歌以后，也或许是在厚平的纪念仪式上，总之我也不清楚是什么时候，我更愿意相信，是这些个碎片汇聚在一起后，发现自己已经喜欢上她了。

我知道猴子是想安慰我，但他无从下手。我一直以为我和许桥，也能像和猴子一样，通过一件事，一个眼神，就能得到一种确定，成为彼此的知己。

但事实证明我想错了，我和猴子之所以是好朋友，不仅是因为彼此相似，还因为我们都找不到可以说话的人，而年轻让我们有了契机，马上便推心置腹起来。